

感动无数心灵的诗句

海子纪念 珍藏版

在春天里重温发自
灵魂的声音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海子传
朱云乔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013027619

K825.6
906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海子传

朱云奔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K825.6
906



北航

C163723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海子传 / 朱云乔著.—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2

ISBN 978-7-5113-3292-9

I. ①面… II. ①朱… III. ①海子(1964~1989)-生平事迹
②海子(1964~1989)-诗歌研究 IV. ①K825.6②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035379 号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海子传

著 者 / 朱云乔

责任编辑 / 文 喆

责任校对 / 孙 丽

插图摄影 / 于啸扬

插图绘画 / 方 蔚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870×1280 毫米 1/32 开 印张/9 字数/200 千字

印 刷 /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3-3292-9

定 价 / 28.0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1000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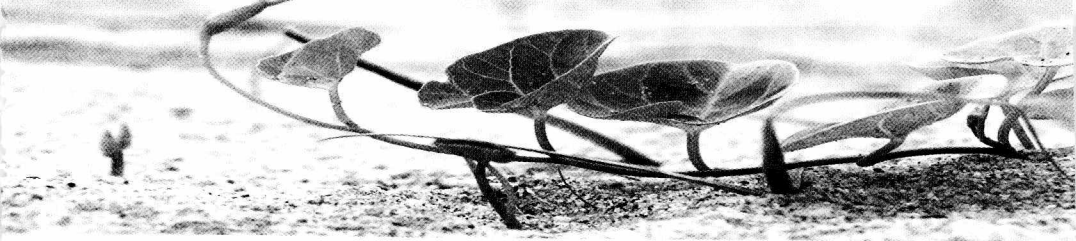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010)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010)64443051 传真:(010)64439708

网址: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



序 言

20世纪80年代的最后一个春天，诗人海子抱着厚厚的四本书籍，挺着倔强坚硬的脊梁，凌乱的长发在风中纠结着。他纯洁的眼神定格在25岁，在山海关锈迹斑斑的铁轨上，高唱挽歌，拥抱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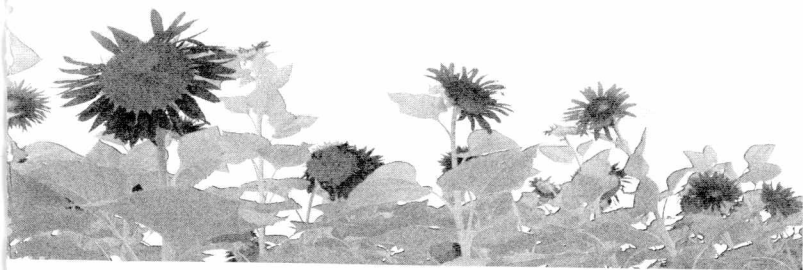
当轰鸣的火车穿过肉身，生命戛然而止的瞬间，诗人的血液迸发出了迷人的麦田香气，灵魂头也不回地奔向太阳。死亡，也是生命诞生的方式，正如他诗中所写的那样：“该忘记的早已忘记，该留下的永远留下。”

当瘦弱的肩膀负担不起沉重的灵魂，海子选择了告别这个世界，他孑然而去，却留下了“春暖花开”的梦，成为了精神世界里的神。

虽然世界日新月异，时光已经进入了很少有人谈论诗歌的年代，但海子的梦已种植在每个人的心底，在每个春天蠢蠢欲动，破土而出。

在灰蒙蒙的城市天空下，为了安慰干瘪的灵魂，我时常翻阅海子，或者插上耳机，听周云蓬演唱《九月》，好像悲伤地坐在海子的身边。海子的魂与诗，都没有冷却，它们灼热而直接，美得让人燃烧，美得令人心碎。

母亲，太阳，麦田，它们永恒存在着，撼动着我的全部神经，沸腾着我的全部血液。



目 录

第一章 故乡·童年·生长

- 一 风吹在村庄的风上 _ 2
- 二 面朝谷仓，脚踩黄昏 _ 9
- 三 人的世世代代的面 _ 16
- 四 村庄是一只白色的船 _ 21

第二章 选择·命运·功名

- 一 双手劳动，慰藉心灵 _ 30
- 二 当众人齐聚河畔 _ 37
- 三 安坐的灯火涌向星辰 _ 45
- 四 南风吹木，吹出花果 _ 52

第三章
人群·新生·改变

- 一 一座干旱已久的城 _ 60
- 二 给我月亮和身体 _ 65
- 三 活在珍贵的人间 _ 72
- 四 以雪代马，渡我过河 _ 79

第四章
诗歌·生存·朋友

- 一 倾听的耳朵和诗歌 _ 88
- 二 你迎面走来，雪消冰融 _ 97
- 三 毕业歌 _ 105
- 四 语言的本身像母亲 _ 112

第五章
热血·王位·爱情

- 一 亚洲铜，亚洲铜 _ 122
- 二 麦地和光芒的情意 _ 130
- 三 幸福说：“瞧，这个诗人” _ 137
- 四 我们是装满热气的两只小瓶 _ 143

第六章
太阳·流浪·忧伤

- 一 站到太阳下看太阳 _ 152
- 二 她已受伤，她仍在飞行 _ 160
- 三 你多像无人居住的村庄 _ 166
- 四 雨是一生过错，雨是悲欢离合 _ 175

第七章
疯狂·梦想·荒凉

- 一 阳光打在地上 _ 186
- 二 谁在美丽的火中飞行 _ 195
- 三 明天醒来我会在哪一只鞋子里 _ 204
- 四 以梦为马 _ 211

第八章
死亡·尽头·不朽

- 一 我站在太阳痛苦的芒上 _ 220
- 二 青春降临大地，如此单纯 _ 226
- 三 琴声呜咽，泪水全无 _ 236
- 四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_ 244

- 后记 诗歌的烈士 _ 255
- 海子年表 _ 259
- 个人作品目录 _ 261

第一章

故乡·童年·生长





一 风吹在村庄的风上

你知道我的诞辰、我的一生、我的死亡，但不知道我的命。

——海子《弑》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村庄，风吹在村庄的风上，携带着生命最初的原味，不时拉扯着迷茫的心。故乡的意义，在即时通信和便捷交通发达的今天，已时而变得意义模糊。可有一天我在夜里，梦见了麦子拔节的声响，那声音缓慢而又悠长，带领灵魂回到了破旧的老掉牙时光。

站在今天的坐标点上，人们已难以全然去理解麦子的意象，因为肚子忘记了饥饿，眼睛忘记了金黄，心灵也就忘记了扎根于土地的原始期待。它们贴着标签被陈列在超市的货架里，于是便在人们的心里成为了空席。

作为海子诗歌里的核心词，麦子让很多人重新拾起了渴望，古老的词义重新浮出水面，悬挂在干枯的生活之上。因此，我曾在一个秋日的下午，孤身走上一面静寂的山坡，感受农人的寂寞时光和诗人的血脉流淌。与北方土地相比，那田埂显得瘦长细小，村庄的气息仍是陈旧与落后的，如果不是诞生过这样一位诗人，或许它会被整个世界所遗忘。

我与梦中的麦田擦肩而过，那时的南方土地，刚刚经历过一场耗尽元气的收割，神情带着哀伤与疼痛。稀稀落落的草垛点缀在视野中，树木投射下一串阴影，渲染了无声的暮色。我想我错过了麦子的告别狂欢，只来得及拥抱一片荒凉。亲眼目睹土地萌生了睡意，疲惫地垂下了眼帘。那片土地的完整名字，叫作安庆怀宁县高河镇查家湾。

脚下，是海子走过千万次的路，如今被越来越多的追随者们覆盖着。见到海子年迈的父母，心中不禁渗出悲伤，我为这种悲伤感到愧疚，但无法抑制。他们不多言，脸上流露出的，有安慰，有麻木，有平静，也有痛苦。

生活在磨损着他们，而不是滋养着他们。海子的父亲背已微驼，从头发到瞳孔都是衰老的颜色，瘦弱的他默默将人们带到海子的书房，由此敞开了他的精神世界。从哲学到美学，从宗教到诗歌，那个破旧的书架上，散发着海子的气息。一个掉了漆的展示柜里，

放着北大毕业证、各种获奖证书，还有中国政法大学的聘任证书，等等。我不敢去触碰它们中的任何一样，就像生怕惊动了海子已经平静睡去的灵魂。

留言簿上挤满了密密麻麻的笔迹，生活的逻辑多么奇怪，他活着的时候那样孤独，死去以后，却让扛着诗歌与理想旗帜的人们聚拢到了这个再普通不过的小村庄里，只为呼吸一口诗意的空气。

4

都市里生长的心灵，对土地的情感是有隔阂的。但双脚连接在那里，我还是体会到了故乡对于诗人的特殊意义，一时间仿佛再次见到海子说出“农村生活至少可以让我写上十五年”时的自豪神情。

来到海子墓旁，见到墓碑顶端盘旋着一条黄龙，这是诗人的生肖。墓碑旁边的小龛中，放置着海子从西藏带回的两块玛尼石。听说曾有读者徒步而来，在那墓碑旁睡了一夜，我心生敬佩，但不敢。不是恐惧什么黑暗，却是害怕不知如何与诗人的灵魂相处。面对理想，我会思绪混乱，结结巴巴。

查家湾，我感受到了剧烈的海子气息萦绕在这里，它用贫穷的生活和自然的山水供养出了一颗赤子之心。离开的路上，带着疼痛，我沉醉在了那血色的暮色里，懂得了什么叫作荒凉，什么叫作热烈，并重新为灵魂和双眼开了光。

年轻的心，总是期盼彼岸。倦鸟的翅膀，却反而向着故乡的方向。说海子的故乡，其实要从安庆开始，它是戏剧之乡，也是大师

的摇篮，出过许多名人。不只有张廷玉这样的古代名相，陈独秀这样的新文化转播者，还有朱光潜、宗白华、邓以蜚等美学大家都是这片土地结出的果实。

1964年3月24日，安庆怀宁县高河镇查家湾诞生的一个男婴再次延续了安庆的文化血脉，当这个婴儿成长为一个少年，他用滚热的诗句托起了一个小村庄，也托起了一个年代的梦想和失落。

那日午时过后，查裁缝家里传来了婴儿的哭声。赤脚医生熟练地将粉红色身体倒抓起来拍打，微笑告知诞生的是一位健康的男孩，家人们的眼里瞬时都坠入了一颗闪亮的星星。哭声振奋了昏睡的太阳，阳光被抖落在地上，闪烁着钻石般的光芒。

查裁缝欣喜得眼眶泛起了雾，妻子操采菊在疲惫中燃起了喜悦，接连失去了两个孩子后，夫妻二人终于在这个春天等到了一丝生命的希望。他们恨不得立即昭告天下，让查家湾的所有乡亲们知道，流淌的血脉终于有了奔腾不息的新乐章。温暖的父亲深情握着儿子的小手，掌纹清晰地刻着命运的走向。

生命的繁衍常常谱写悲伤故事，查振全和妻子操采菊最初拥有过一个女儿，那时生活贫苦不堪，逢上了三年自然灾害，每天都有生命告别人世，生活异常艰苦难熬。夫妻俩肩负着一个家的责任，每一张嘴都要填满，还要照顾久病的老人。在育儿经验和医疗常识都匮乏的同时，孩子得了奇怪的病症，乡村医生叹息着摇头，难以

进行准确的判断。胡乱吃了不少药，打了不少针，但是一个鲜花般
的生命，还是很快告别了人世，走的时候，仅有两岁。

那是心底最深处的痛，年轻的母亲哭碎了肝肠，捧着那月光一
样的白皙脸庞，却换不回黑睫毛的一丝微颤。总是以为，自己的全
世界上有着她的全世界，却被一阵黑色的风带走了全部。命运暂时
将一个生命寄存，收回的时刻没有讲半分情面。

6

村庄里的人纷纷赶来安慰这对伤心的夫妻，并告诉他们，老人
们把太早夭折的孩子称为“花生鬼”，他们的灵魂稍纵即逝，最终归
于尘土。生活这样艰苦，她选择离开或许反而得了解脱。

可怜的孩子，连一处像样的安葬地也没有，被村里的老人们草
草包裹了一番，埋到了村外的一座土山坡处。生命是个解不开的谜
团，都言它无坚不摧，带着生生不息的力量，而有时它又是那么的
脆弱，瞬间消散，永不回头。

村庄里的人，一辈辈传承香火，古旧的思想蓬勃生长，不容越
过。尽管夫妻二人一直深陷在悲痛之中，无法忘记这段阴霾。但为
了不愧对祖宗，让老人的心得到安慰，他们很快开始孕育起第二个
孩子。

村庄里素有“冲喜”一说，他们觉得这时候如果再孕育一个孩
子，或许可以使自己忘却伤疤，还能给老人的久病带来一次“喜
气”。他们诚心祈求上苍，让被夺取的生命以新的形式返回，他们愿

用全部的爱来回报，不久后，果真如愿以偿地拥有了第二个女儿。

因为上一次悲剧播下的种子，莫名的恐惧让这位母亲十分小心翼翼。怀胎十月中，她对这个胎儿供若国王，生怕出了半分差错。

魔鬼的玩笑依旧继续，他没有打算放过这对脆弱的夫妻。这次流星陨落的速度更快，母亲经历过痛苦的分娩后，女儿娇小的身躯刚刚温暖了一个昼夜，便变为冰冷的噩梦。期待就像死在空中的鸟，以飞翔的姿势重重坠下。

母亲压抑地哭泣着，灵魂如子宫一样突然被抽空，心碎成了粉末，却又生怕触动病中老人的情绪。查裁缝将悲痛的脸埋在双掌中间，黑色的掌纹颤抖着，渗出灰色的液体。

村庄里流言四起，都说那“花生鬼”没有放过查家，再降厄运。查裁缝百口莫辩，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他很快收起了眼泪，他明白，自己该是一座山，撑起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天。

这位隐忍的父亲咽下了悲痛，将耕作作为了情绪的出口。他不作声，埋头苦干，将心事一颗一颗种在田垄里，换成公分和粮食。但每一个夜晚时分，在静悄悄的黑暗中，他也会梦见孩子爬在无尽的麦田间，微风吹起她柔软的头，抚摸她纯真的脸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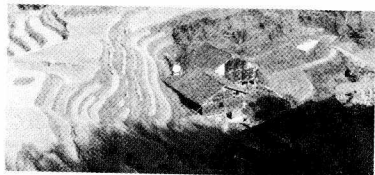
苦难尽头，上天终于赐给他们一个健康的男婴，那底气十足的啼哭声，像是远古的回音，冲开了悲伤的封印。长久的梦魇终于拉开了一道金色缝隙，他沿着时光的巷道走来了，披着温暖的春日阳

光，眼神像诗一样宁静，让这对苦难夫妻拾起了心灵的碎片，重新唤醒了沉睡的岛屿。

多少次，这是他们心头轻轻呼唤的梦想，怯怯，又切切。心底埋藏的深沉细腻的爱，滤去全部语言，顷刻之间迸发出来，滋养这个新生命在查家湾的土地上无止境地盛开。

田野上，稻草人迎风起舞。林梢间，鸟儿放声歌唱。从这时起，生活还是值得热爱的。

二 面朝谷仓，脚踩黄昏



活在这珍贵的人间，泥土高溅，拍打面颊。

——海子《活在这珍贵的人间》

年少时总喜欢追问生命的意义，每逢思考，空气就变得凝重，最后千挑万选出一个答案，明晃晃贴着理想主义的标签。1964年的春天里，查家湾的村民们还不懂那些虚无的浪漫，他们与饥饿抗争，用最滚烫的汗滴换取最廉价的温饱。

儿子的降生为查家注入了新鲜的动力，但生活的严峻仍是一座需要翻越的高山。村子里其实很少有裁缝生意，所以坚强的父亲必须想尽办法来满足全家人的温饱。

在当时的语境里，生活的考卷连一道像样的选择题也难以呈现，想要抵御胃肠的抗议，唯一手段就是夜以继日地劳作。